

海外奇友

甘雲著

手和

PDG

海外奇談

紺雲著

本書作者其它著作

兩條路(小說)……羣益
 血書(雜文)……羣益
 沉吟(散文)……文供
 巨像(散文)……學習
 天亮了(故事)……求實
 二鵝雜文(雜文)……求實
 小鬼鳳兒(劇本)……立羣
 山呼(詩)……即出

談奇外海

• 權版有 •

著者：聶紺弩

總經理：求實出版社

九龍廣東道五九八號四樓

印刷者：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
 大千印刷公司

電話：二二一七八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一九五〇年十月出版

序

這本小書裏面的文章，寫的時候，心情是非常惡劣的。所談到的這些人，都是將死，正死，乃至已死的人；他們的那些理論，更是早已死透了的理論。撻伐他們，簡直像在鞭屍！鞭屍，我想誰也明白決不是什麼愉快的工作。我不曉得把這些文章印成一本書，還有什麼用處沒有。只知道如果國內讀者看見了，一定會大吃一驚：世上還有人有着那樣的一些見解，也還有人批評那些見解！說不定會根本不相信。因此，把這本書叫作「海外奇談」。

封面畫採自西游記，聊以助興。

作者一九五〇、國慶日

海外奇談

目錄

戰鬥與悲憫.....	一
「中國奴隸制度」及其它.....	一五
論六個文盲衛士當局長.....	二〇
由一篇社論引起的.....	二六
論「詩曰：.....」.....	三九
是之謂「至仁」.....	四三
論「中國之大患」.....	四六
論萬里長城.....	六〇

論錢穆的「借箸一籌」.....	七二
傅斯年與階級鬥爭.....	八〇
反動到底的「底」到底伊于胡底.....	九一
嫖客與鴇母.....	九八
茫然.....	一〇四
從桃色太子看舊中國.....	一一二
與本浩先生的花園.....	一二八

戰鬪與悲憫

一 惡鬼的眼淚

「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好像牠倒願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牠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以上是若干年前魯迅先生在帝國主義要進攻蘇聯的時候，所講的話（「我們不再受騙了」）。現在的情形稍微有點不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這裏必須說，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不但仍舊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並且還加上一點新東西，來說中國怎麼不好了。因為現在世界上的新國家，和過去一切國家不同，尤其和帝國主義國家敵對的新國家，不僅一個蘇聯，並且有了新中國。

比如美帝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說：「共黨雖編組民衆，極力壓迫言論出版自由，但共產主義將不能在華成功，蓋在根本上已傷害馬克思理想之力量。」好像他倒在關心中國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關心馬克思理想的力量，希望共產主義在中國成功似的。這真是惡鬼的眼淚！另一美帝通訊社記者解釋「一面倒」說：「此種措施無容諱言的，給予組成人口之大部份中國人民的自由以高度之限制與對民主人民之自由思想以嚴重之打擊。」又像他真關心中國人民的自由，怕民主人民的自由思想受了打擊似的。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惡鬼的技倆，是故意把共產主義和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混爲一談，以表現他的論斷的不錯。當然，以中國而論，不通過新民主主義，不通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不能成功的。但是誰又說過可以成功呢？其次是故意把壓迫言論出版自由和共產主義連結一氣，看，雖然「極力壓迫言論出版自由，但共產主義將不能在華成功」，好像極力壓迫言論出版自由是共產主義成功的必要條件。再其次是故意把人民和國民混爲一談。人民，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專政者；國民，僅有中國國籍（有的有沒中國國籍也是問題，比如這位記者，據說也是中國人，恐怕只有一個中國姓名），在工、農、小資產、民族資產四大階級之外的被人民所專政者。界限本極明確，但記者先生必須把它混淆，這才能立論。否則讀者會一眼看穿他們所關心的言論出版自由和自由思想的自由，不過是四大家族，封建地主，官僚買辦，國民黨反動

派，美帝奴才們的自由了。

照那些記者先生們的意見，中國應該怎樣才好呢？無須檢討全部報導，只就上面引的那幾句話看來，有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必要的：所謂「民主人民」，四大家族，封建地主，官僚買辦，國民黨反動派，美帝和它的奴才們的思想自由或言論出版自由！這些高貴的「民主人民」的神聖的自由，在不久以前的中國大陸上是有的。明白了麼，記者先生的意思，就是要今天的新中國回復到昨天的舊中國去。而且就整個說，今天的中國，也還有地方，那些高貴的人們有那種神聖的自由，比如台灣。明白了麼，記者先生們的意思，是要整個中國都變成台灣！至於在過去的中國或今天的台灣，更多的非「民主人民」的不自由，那值不得記者先生們墨懷！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國，究竟不是昨天的中國了；今天的台灣，不但不能反攻大陸，恐怕變得和大陸一樣，也只是旦暮間的事了。爲了高貴的人們的神聖的自由，怎麼辦呢？曰，有法子：請我們的老板——美帝——援助台灣，反攻大陸，或佔領台灣，直接進攻大陸！記者先生們的真實的意思在這裏！惡鬼之所以謂之惡鬼，就在於牠的淚花里掩藏得有惡；在於牠的眼淚本身就是惡！

還是魯迅先生的話：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牠

們的寶貝（按：反過來說，我們的寶貝，牠們當然看作癰疽）……牠們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爲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終於只得動手去打了……我們人民和牠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些話，雖是若干年前爲帝國主義要進攻蘇聯而發，在今天的我們的場合，也沒有一句話用不着，只用在「蘇聯」底下加一個「和中國」字樣，就更恰切了。

二 論鐵幕

儘管反動陣營裏沒有一個人有思想，却不能說他們都沒有天才，比如發明「鐵幕」這一句話的人，那天才就極爲可佩。

「鐵幕」這名詞，是美國帝國主義下面的政治痞棍或文化痞棍們對於蘇聯的一種輕蔑，惡謔。無非說，蘇聯那種國家里面的情形，不容易知道，不可能知道。這不容易知道乃至不可能知道，當然不是說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人民生活的改善，達到了出乎別的國家的人們的想像和理解之外的境地；剛剛相反，是暗示蘇聯國內一場糊塗，人民痛苦已極，政府

又成天在陰謀危害本國和外國的人羣。不過由於統制和防範的嚴密，個中消息，外人不容易探索得到，所以謂之「鐵幕」。除了這種暗示之外，還有另一種作用：既然蘇聯隱蔽在鐵幕之中，既然那裏面的情形不容易乃至不可能知道，那麼，我們所報導的關於蘇聯的什麼，如果發見里面竟有真實的成分，那是我們的神通；如果沒有，你不能見怪，原本有言在先，不過是鐵幕之外的捕風捉影，屬於「信不信由你」之類的呀。這樣一來，對蘇聯捏造無論怎樣荒謬的謠言，也都誰也不能譴責了。你說這名詞發明得妙不妙？

但我們認為最足以表見發明家的天才的地方却不在這裏；也不在他們無意之中坦白了自己關於蘇聯的報導全部是胡說八道；而在於他們竟一語破的地道出了事象的真實——他們和蘇聯之間，真正地隔着一道無法透過的鐵幕。十月革命也好，軍事共產也好，新經濟政策也好，幾個五年計劃也好，反法西斯戰爭以及現在的和平政策也好，決沒有什麼神秘，也沒有任何必須隱諱之處，誰願意知道就能知道，誰願意理解也就會理解。只有一個條件，要他不是帝國主義者，不是帝國主義下面的政治痞棍和文化痞棍。蘇聯儘管通體透明，誰都可以一望而知，對於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下面的各種各樣的痞棍，則永遠是謎，永遠是康德哲學裏面的「物本身」。打一個淺近的比喻，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聯共黨史，這些書儘管都印刷得清清楚楚，只要努力，誰都可以理解。但在帝國主義的痞棍們看

來，却永遠是無字天書，不是語言隔絕，不是不識字，不是沒有學文法，而是他們不能看，尤其是不能理解的苦衷：一理解，他們自己就沒有了。那些書和帝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痞棍們是有你無我，勢不兩立的。蘇聯和他們正是如此。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和蘇聯之間，和一切進步的人羣之間，隔着一道不可通過的，不可撤除的，不可踰越的鐵幕。而他們竟一眼看出，一口道破了，所以說是天才！

現在，美國痞棍的徒子徒孫們，曰華的小嘍囉們，又在用鐵幕這字樣說今天的新中國了。他們在香港這地方出版了各種各樣的無恥的小報，對新中國造出各種各樣的荒謬的謠言名之曰「鐵幕新聞」以及諸如此類的名稱。不是說第一個將花比美人的是天才，第二個就是笨伯麼？這些白色的老狗們，怎一點點新把戲都玩不出來呢？但真實倒也真實的，中國的人民站起來了，新中國誕生了，這件事儘管毫不神秘，毫無隱諱，對於白華和白華的嘍囉們，却隔着一道深厚廣闊的鐵幕。

魯迅先生曾經打過一個比方：「譬如有人關在鐵屋子裏……」；現在不同，現在是有人隔在「鐵幕」的外面。一個詩人說過這樣的話：「讓他在門外哭泣吧，我們的友誼之門，不為叛逆者而開」（會卓三門）。這裏也可以說：讓他們在幕外狂吠吧，讓他們作垂死的哀鳴吧，新中國的「鐵幕」不為這些白華和他們的嘍囉們而開！

三 該死的張國興

該死的美帝通訊社記者張國興，令智昏，喪迷心竅，喪心病狂，迎合美國帝國主義的意旨，投合中國反動派和落後分子的心理，一連串發表了許多所謂「報道」，以自己的無知的見解，反動的見解，奴化思想的見解，曲解新中國的大政方針；照自己的形象和心，照反動派、落後分子的形象和心理描畫新中國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和農民；誣蔑新中國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和農民！以「外國人的僕役」代表新中國的工人，說新中國的工人相信「英國人美國人還會來的，我們將來還要伺候他們的」；說農民是不肯學習的懶蟲，因為過重的負擔而對黨政當局不滿；甚至認勾結匪特、陰謀叛變的分子為新中國的工農！這是什麼報道，這是顛倒是非，無中生有，捕風捉影，血口噴人的狂吠！誰需要這種報道？誰欣賞這種報道？誰相信這種報道？誰會看見這種報道了而感覺得安慰、喜悅，惟恐其不真實，不窮形盡相？誰會被這種報道所蒙蔽、迷惑？豈不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嗎？豈不是國民黨反動派嗎？豈不是原是地主官僚買辦之類，現在離開祖國，無處安身的白華嗎？豈不是被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所麻醉，不知道有祖國，更不知道什麼是祖國的新生的一部分所謂僑胞嗎？豈不

是無知識，無理解，不明是非的全世界的落後分子麼？張國興的報道，爲誰服務，服的什麼務，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中國的革命的進程是先有鄉村後有城市的，解放軍之所以能勝利，也因為先有了廣大的鄉村。這中間沒有農民的參加，沒有農民的願望，沒有農民對中共及其領導者的由衷的信任，農民沒有從革命逐步得到真實意味的解放，中國革命是不可想像的，革命的勝利是不可理解的。現在中共有幾百萬黨員，其中大多數是農民；解放軍有幾百萬戰士，大多數還是農民，此外參加工作，參加農民組織的更遠超過此數。農民，正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或者他們的父母兒女兄弟姊妹夫婦朋友就是共產黨或解放軍或兩者兼是，他們對於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愛戴，擁護，依靠，尊崇的熱忱是無窮的！他們把共產黨和解放軍當作家人親眷一樣，當作天地父母一樣，當作恩人救主一樣。而共產黨也真使他們獲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提高了政治地位，獲得或改造了思想，從奴隸變爲主人，從舊人變爲新人，從無知變爲有知，從被剝削被壓迫者變爲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一大支柱。這是怎樣的一件驚天動地，旋乾轉坤，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大事啊！張國興看見了沒有？聽見說過沒有？知道不知道？理解不理解？中國的農民有幾萬萬；農民中間有富農、中農、貧農；各地解放的時間有先後；農民在舊世界裏沒有機會受到文化教育，普遍地陷入於一種無知，愚昧的狀態；地主惡霸的權力影響，

還木摧毀盡淨；難免有少數個別落後的農民，散處在今天的政治影響之外，孤立在集體生活之外，不求上進，不了解今天是一個怎樣的大翻身的日子；只看見個人小我的一時利害，因之發出天真可笑的言論乃至與那言論相配合的某種行動，但比之於無數覺醒的農民參加了偉大的中國解放運動，推翻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來，只能算一件不值一談的小事。它不過證明農民的改造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軍事勝利之後，還有許多工作要作，也就是萬里長征才跨了第一步的一個具體的說明。張國興如果只是由於無知，以那種題材爲報道，已經是見樹不見林，難免明察秋毫，不見輿薪之誚；何況他還不僅如此呢！

農民的問題是這樣，工人的問題也是這樣，工人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有着悠久的光輝的戰鬥史，比如北伐前的省港大罷工和五卅運動，北伐時的武裝佔領上海，蔣介石叛賣革命後的廣州暴動，解放戰爭中的護廠、護路、支前等等運動，都表示工人對於革命的貢獻是偉大的。工人及其領袖，在歷次鬥爭中慷慨犧牲的更是不少，張太雷，向忠發，施洋，顧正紅，梅式鈞，王孝和，……臚列不盡的名字，用自己的鮮血把中國革命史染得鮮豔奪目的正是他們。沒有這些先烈，革命的成就，決沒有今天這麼偉大。中國的工人，是「外國人的僕役」？希望英國人、美國人、再來的那種「外國人的僕役」能代表一切洋務工人？不用說，工賊、特務，受工賊特務的愚弄的落後分子，即使是今天，也未必完全絕蹟了；但工賊特務根

本不是工人，落後工人也不能代表整個工人階級，更不能因為他們有對當前生活有不滿處就籠統地說是工人對中共和人民政府不滿。

帝國主義當然不會忘情於他們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蔣介石匪幫當然不能忘情於他們對中國的統治，地主惡霸當然不會忘情於他們在地方的勢力，他們互相勾結，用種種方法暗中麻醉工農，收買工農中的落後分子，圖謀異動，是必然的，什麼「一貫道」，「九路軍」之類的組織在各地出現，也是必然的，但那不但與工農無涉，而且工農人民大眾一定會用自己的力量消滅他們，張國興不死，一定可以看見。

但張國興的報道中也有一點是真實的，就是他說現在的中國人中還有一種「外國人的僕役」。但是我們要知道，那不是那些洋務工人，而是整個蔣介石匪幫，整個地主惡霸官僚買辦以及奴化了的知識分子，比如張國興。這些人的確是希望，相信英國人美國人還會來，切盼，準備着他們來再伺候他們，而且只有他們再來，這些傢伙才能得救。張國興之所以發表這麼多這種報道，也正因為他不但今天正在伺候美國人，而且準備他們再到中國內地，給以更大的伺候。不幸他不知道今天在中國最多最有力的是中國人民。他們自己就是中國的主人，自己能治理自己的國家，決不需要什麼美國人英國人，更不需要「外國人的僕役」。代表帝國主義的英美人永遠不再來了，他們的僕役更是永遠倒下去了。張國興，你「外國人的

僕役」，外國人的奴才，你的冰山是靠不住的，它已經解消了，正在解消中，看你怎麼辦，看你往那裏逃！

四 戰鬥與悲憫

儒家的所謂悲憫和今天的革命運動，革命思想很少因緣。悲憫是聖哲們個人的高人一等的情操，自己站在高處，俯視下界的人羣，愚昧無知，自私殘暴，勞碌辛苦……而又無可救藥。明知無可救藥，偏想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他們，「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結果徒勞枉功，空言無補，於是只剩下一種可貴的情操：悲憫。革命首先不是個人的事，是階級對階級，集體對集體的事。其次也不是自己站在高處，即站在羣衆之上或之旁或之外的事，無論怎樣的思想家、理論家，都必須站在羣衆中間和羣衆一體。同時羣衆的際遇又決不是不可改變的，在革命者看來，是可以改變，必定改變的，無論需要多久的戰鬥，無論戰鬥多麼艱苦，勝利一定屬於自己，因此革命者的情緒基本上是樂觀的，用不着悲憫。

雖然如此，但在革命者是知識分子的場合，在他以個人的身份而戰鬥的場合，在革命初期，階級覺醒不夠，知識分子一面自己也未必獲得了堅強的階級意識，一面又感覺喚醒羣衆